

世界当代文学名著

西德尼·谢尔顿 / 著

出 卖

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唐 欣

封面设计:方 宇

• 谢尔顿经典系列

* *

出 卖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 字数 29 万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ISBN7-225-01182

• 267 定价:17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他们是美满的一对。

他和她拥有一切：拥有财富，
有家庭——直到有一工

.....

一个正当妙龄的

一切。

她要面对不怀好意的
讹和暴力奸杀；面对一切意
反生的恐怖。

美艳是她的资本，还是取祸之道？

难道是美妇只有出卖自己才能重获本该
她的一切吗.....？

1

费萝拉坐在起居室的皮沙发里，双手抱着膝盖，让逼人的寂静一分钟又一分钟的过去。通风管吹出的暖气嘶嘶声、打在玻璃上的雨声、桌上滴答响的航海钟声，都不足以取代寂静带来的逼迫感。

现在是清晨五点，而她的丈夫尚未返家。他没有来电话、没有留言。他和牙刷、胡子水、刮胡刀、梳子都在浴室。他的衣橱装得满满的，连每周一、三、五运动携带的小提包都在。假如杰夫睡在外面，那么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，这不像他的习惯。萝拉知道丈夫是个一板一眼的人，一个拘泥於习惯的动物。他从来不出远门，顶多在外面停留一夜，而且必定会备齐内衣、干净衬衫、肥皂。更要紧的是他从来不会不知去向，这也正是最教萝拉恐惧之处。她不晓得他的下落，或者发生了什么事。

她当然会胡思乱想，平时她并非胡思乱想的人，然而十个小时的等候终于使她再也受不了。她幻想他可能中了风、不省人事地倒在方氏与费事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；或者在回家途中出了车祸，车子被烧毁；或者他的脑袋撞在挡风玻璃上，爬出汽车后，在十二月的寒风中漫无目标地走着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她甚至幻想他去加油站加油，遇上抢却的毒犯，被当成成人质架走了。

眼看着黑夜结束了，她愈来愈想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。她

也万万无法相信他会为了客户而忙到清晨五点。在四月也许有可能，有些新客户的报税资料可能一团糟，必须及时整理出头绪来。但是在十二月的第一周。是不会有这种事情了的。况且不可能不让她知道。他只要加班，一定会打电话给她。一定会。

昨晚，他们本来要去参加一所美术馆的开幕式，而供应食物的是“樱桃雅厨”。萝拉手下的员工负责张罗整个晚上的饮食供应。从昨天下午起萝拉一起直待在餐馆帮忙准备酿草菇、熏火鸡和羊排等候。她要求食物、餐桌、餐具和吧台都十全十美，所以后来还跟着货车送货到美术馆。

每一件事都完美无瑕。之后她回家换衣服、接杰夫，但是杰夫没有出现。

她抱紧双膝，两眼盯住电话。夜里它响过两次。第一次是爱琦打来的，她和丈夫彼得在美术馆等他们，不知道萝拉和杰夫为何还没有露面。第二通电话是唐尼替黛比打的，这是他们晚上经常做的事。这是十六岁宝贝女儿必定会做的例行工作，一如四十出头的丈夫如果要晚归，也会先通知妻子，除非出了事。于是她打了几通电话找人，但是并没有任何结果。唯一能确定的是电话没有故障。

她希望电话铃声再响，希望是杰夫打来，告诉她因为和客人谈得太晚，开车回家途中累极了，而不得不停在路边睡一觉。汉普夏郡并不大，巡逻的警车应该会看到他那辆保时捷跑车。

费氏夫妇算是经常见报的地方名人，杰夫以主持税务讲习会、萝拉则以她的“樱桃雅厨”闻名。萝拉的餐厅款待过不少知名之士。因此汉普太阳报的欧德根很注意他们夫妇的动态。他

的笔锋有如利刃，对萝拉也毫不留情。可是杰夫认为这也是一种宣传和建立知名度的管道。

事实上，早先和萝拉通电话的警察就知道她是谁，甚至很熟悉那辆经常停在餐厅门口的保时捷。然而从他的记录显示，昨晚并没有任何人见过一辆黑色的保时捷。

“这样吧，费太太，”他这么对她说。“我来打几个电话问一问。”可惜他没有查出任何结果；最要命的是，他拒绝将杰夫列为失踪人口。“要等到二十四小时以后。到时你失踪的丈夫说不定很快就会出现啦。”

失踪的丈夫很快就会出现。她极端痛恨这句话。它似乎隐喻她是个无能的妻子，杰夫也许烦透了，于是出去游荡一番，过足了瘾自然就会回家。但是萝拉和杰夫不是这种夫妻，他们共同度过了美好的二十年，彼此相爱甚深。

那么他到底在哪里？她幻想他被搭便车的人抢却、杀害，或是被外星人连人带车一起吸去。各种可能性都有，她也知道愈奇怪的事愈会发生，不过不会发生在她和杰夫身上，他是最可靠、刻板、正派的男人。

她打开双腿，站起身走过幽暗的起居室，来到窗口，揭开纱窗帘往外眺望。起风了，风吹打着松树，也将雨水吹在石板人行道上。

幸好没有下雪。她记得刚结婚的那几年，陪着孩子在家等杰夫下班，等他从暴风雨中回来。当时他才拿到会计师执照，两人住在双并式的房子里。她总是在窗边跟孩子玩游戏利用吹在玻璃上的雾气画画。杰夫总是像时钟一样，准时钻出风雪而来，

根本不会让她有时间担忧。

他现在在城里的新大楼上班，他们全家住在这个种满大树的街上，这是一幢都铎式的砖屋，，距离他的办公室不到十分钟车程。然而昨晚他却没有开车回来。

“妈？”

萝拉一转身，看见黛比站在起居室拱形的门口，睡眼朦胧、黑发凌乱，身穿宽松的罩衫。

萝拉对她笑笑。“嗨，黛比。”

黛比的口气不太高兴。“现在才五点，似乎还是半夜。你为什么起来了？”

萝拉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作答，只好温和地反问：“你又怎么会起来呢？”

“因为我醒来时想到昨晚的事，就开始担心起来，我的意思是爸爸从来没有那么晚还不回家。我又作了一个可怕的梦，所以要去车库看看那辆车——”她的双眼紧盯住萝拉。“它在车库吧？”

萝拉摇摇头。

“你不会是忘了他对你说过他有什么事吧？你太忙了，可能会忘记事情。不然就是答录机上留的话被洗掉了。说不定他在莉雅奶奶那过夜。”

萝拉想过这个可能性，所以她出去找杰夫人时曾经开车绕过婆婆的家门口。莉雅或许病了，叫儿子去陪她，不过莉雅肯定会先通知萝拉的。萝拉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她，为家里添食物、陪她看医生，替她请清洁工、修理水管的工人等等。

“他不在那里。我查过了。”

“那么办公室呢？”

“我也去过啦。”那名打着瞌睡的警卫让萝拉进入空荡荡的停车场，杰夫的车位是空的。“他也没和大伙在一起。”萝拉又说。方大伟是杰夫的合伙人，他并不知道杰夫晚间另有访客，杰夫的秘书则比杰夫早离开办公室。

“你们本来要去美术馆的。如果他去不成应该给她打电话吧？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他的确早应该会打电话了，萝拉知道，不然他会请别人替他打，或者警方看见了他，主动通知她。

“那么他会在哪里？”黛比道。

萝拉早已六神无主。“我不知道！”她以双臂护住腹部。“你有什么建议吗？”

“我？”黛比大喊。“我怎么知道？你是家里的大人。况且你是他的妻子，应该知道他的下落才对。”

萝拉转向窗口，又拉开窗帘向外看。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太棒了，真是棒极了。”

“不，”萝拉紧张地回顾眺望着。“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。他会回来的，相信他到时候一定会解释为什么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他去了哪里。”

“如果我待在外面整夜不打电话给你，你会宰了我。”

“我也差不多想宰掉你爸爸了。”萝拉气呼呼地说，接着恐惧立刻代替了怒火。一个比一个惊人的可能性在她的眼前掠过。“他会回家的。”她坚持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说不定他病了，倒卧在什么地方？万一他需要我们，而我们却呆站在这幢温暖的房子里等他出现？也许我们应该立刻出去找他。”

黛比的问题并不新鲜。“我昨晚出去找过他了。”开遍了整座城市也没看见一辆保时捷。我打电话给警局，他们也没看到。假如出了车祸，警察一定会打给我。”

“所以你就打算站在这里看着窗外？你不急吗？”萝拉尽可能使自己保持平静。“我当然急，我从昨晚七点就开始焦急了。你爸爸当时已经迟归了一个小时。”

“他从来不会这样的，妈妈。”

我知道。我去过他的办公室，打电话给他的合伙人、秘书、警察，可是警方必须等到一天以后才肯开始搜寻。你要我怎么办？冒雨到街上去打转、呼唤他的名字？”

黛比的眼光犀利的射过来。“你不必冷潮热讽。”

萝拉叹一口气，走过去拉住女儿的手。“我没有冷潮热讽。我好担心，而你的挑剔于事无补。”

“我没有挑剔。”

“你有。”黛比一向有什么说什么，她和萝拉一样高，体重相当，经常向萝拉借衣服、香水，已经懂得法国式的接吻和太多令人不放心的事。“你觉得我应该再想想办法，”萝拉说。“可是我都想破了头，还是想不出你爸爸会在哪里。我不愿意太早采取断然的行动。”

“十二小时不够久吗？”黛比说完转身而去，却被萝拉拦住。

“十二个小时。的确很久了，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，只

有等下去，”萝拉拨开披在女儿脸侧的头发。黛比的脸上迅速掠过一抹焦虑，但很快就被倨傲取代。你还是上床睡觉吧，现在起来也太早了。”

“是啊，好主意。我睡得着才怪哩。”她看一眼萝拉的毛衣和牛仔裤。“你也没睡嘛。”她偏过头吸吸鼻子。“你在煮什么东西？”

“罗宋汤。”萝拉说。杰夫喜欢在汤上加酸奶油。她潜意识地希望汤的香味会把丈夫诱回来。

“我不相信你会在家做饭。平常你总是要我们吃披萨、微波速食和通心面。爸爸不见了，你一定觉得心里很不安吧。”

萝拉不理睬这句话。它很烦似她母亲会说的话。“他不是不见了，只是晚归。”

“原来你做了一夜的菜。”

“不是一整夜，只用了一部分时间而已。”她还做了红烧肉，但是连续两晚都不会有人在家吃晚餐，所以她可能把它冻起来。另外她还烤了一个黑森林蛋糕和饼干，预备挑一样送去给考特吃。

“你都没睡觉，不累吗？”黛比问。

“我很好。”她根本不可能睡觉，所以才会借着烹饪打发时间。

“我也很好。”黛比宣布。“我去换件衣服再过来陪你。”

萝拉知道女儿的毛病。她十分喜欢朋友，却对上学很感冒，只要一逮着机会，就想待在家赖掉一天。“你待会还是要去上

“我不能去学校，我要留下来。”

“你留下来也没有用。你爸爸回来后需要休息。”

“假如他没有睡过觉的话。”

萝拉不禁怒由心生。“他会睡在哪里？”

黛比无辜的睁大了眼。“我不知道。你想呢？”

“如果我知道，我们就不用站在这儿讨论了！”萝拉听见自己高亢的声音，知道这不像她一贯的作风。“好啦，我们不要再兜圈子了。我们现在只能等你爸爸和我们连络。假如到了八点以后还没有消息，我可以再打电话试试看。”她捧起黛比的脸。“我们不要吵了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吵架。”

黛比似乎欲言又止，最后总算点了头，转身离开起居室。萝拉听着她的脚步声直上楼梯，在楼上窸窣窸窣地走动，然后走近浴室关上门。萝拉这才转回起居室。

“该死的，杰夫，”萝拉低声说。“你在哪里？”害她担心了一整夜是一回事，而今连孩子也被扯了进来。幸好考特还在学校宿舍呼呼大睡，对此事毫不知情。

萝拉不相信他会有意待在外面撒夜不归。他是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，所以绝对是出了事。

她在起居室门口停住。这里是杰夫的天地。放眼望去有如书房，堆满了书籍，还有一架电视、录影机。他也在这儿工作，闪亮的桃花心木桌上摆着桌垫、电脑和名片盒，里面全是与杰夫有往来的人名及地址。

万一真要展开搜查，萝拉简直不知道从哪一个名字问起。除非在宴会中相遇，否则杰夫不会跟她谈客户的事。他伊

密，萝拉也尊重他的作法。

萝拉走近房间，让微微的书香减轻她的紧张。书桌上绿色的写字灯是房里唯一打开的灯光。而这个房间满载着历史，架子上的书籍、相片、纪念品，是他们用半辈子的时间建立起来的王国。

这些书依照杰夫的习惯，整齐地排列，包括他的财经报道、联邦税法、法文、会计杂志、她的美国文学，以及一些陈旧的平装书。最近添购的则是较昂贵的精装书。

夹杂在书本当中的纪念品都是旅行时带回来的：一只马雅人的碗，那是八十年前两人首度离开孩子，单独出门旅行的纪念物；那枚贝壳是第二年两人在圣马丁海滩找到的；还有一座木雕是两年后他们在亚历桑纳发现的。

亚历桑纳之旅非常值得回味，他们全家四人都去了。这是大伙儿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沙漠。萝拉非常钟爱那种光秃秃的美感、清亮的太阳、乾燥的空气、旅馆和食物。萝拉拿起架子上的一张相片，这是在那次旅行途中拍的。考特十四岁，黛比十一岁，两人都健康、快乐，而且相貌酷似双亲。几个人都是深色的头发、身材瘦削、笑容可掬，俨然是一个完美的美国家庭。

萝拉的手指停在杰夫的脸上。他在哪里？没有他的家太安静、太空洞了。

她再度兴起做点事情的行动。她放好相片，走近厨房。水槽里没有东西，流理台也是一乾二净的。除了炉上的锅子，流理台中央用铝箔包裹的饼乾，完全看不出来刚刚料理过食物的痕迹。她把所有的用具都刷洗过了，她一向不喜欢空闲。

她看一眼手表。五点四十五分。她双看看微波炉的数字钟，也是同样的时间。她慌乱的轻哼一声，再缓缓吸进一大口气，强迫自己平静下来。她决定上楼一趟。杰夫一定很安全，将来他们会把这件事情当成笑话来谈的。她猜想如果杰夫待会儿就回来了，她可不能满面疲惫。也许洗个澡会有所助益。

主浴室是她的骄傲与欢欣。高处的天花板开着天窗，宽敞的室内铺着墨色大理石。毛巾和地垫是白色的，壁上贴着碎花瓷砖，到处都摆着热带植物，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。当萝拉打开水、脱掉衣服、跨进浴缸后，加热炉已经使浴室温暖不少。她靠在浴缸里，伸展好身子，闭上又眼。本来她可以扭开按摩池的开关的。但是她不愿意错过任何声音，她只能藉着深呼吸，让纠缠成一团的腹部放松，并且缓缓放松手、大腿、膝盖、脚，随着水漂浮。

卧室传来的吱嘎声使她猛然睁开眼睛。“杰夫？”她兴奋的呼唤。

“是我，妈。你没事吧？”

她竭力不露出失望的口气。“我很好，我只是洗个澡。”

“你刚才淋浴时没发生什么事吧？”

没有。我泡一泡就好了，然后我就来做早餐。”

“现在吃不会太早吗？我不饿。”

“那就吃点蛋吧。”

“我下楼了，妈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下来。”

萝拉很满意自己还算冷静。她把手伸出水中，端详着自己

的指甲。她昨晚拼命做菜的结果，是把刚涂好的指甲油给毁了。今晚她和杰夫有一个晚宴，明晚是一场基金筹募晚会，她必须重新涂指甲了。

杰夫在哪里？

她慌乱地坐起来，看着留在洗脸台上的表。六点五分。“拜托，杰夫！”她焦急的轻叫。“拜托，拜托！”

她套上长裤、毛衣，化了点淡妆，梳内下及肩的暗红发，吞了两颗阿斯匹林片，便匆匆下了楼。

黛比坐在厨房的高脚登上，穿着校服：牛仔裙、高领衬衫和毛衣。她投给萝拉一个奇怪的眼色。“你怎么穿成这样？”

“我整个早晨都有会议。”

“你要去开会？我整夜不回来，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，你却要去开会？”

“他会回来的。”萝拉看看表。将近六点半了。“很快的，你等着瞧好了。”她插上做松饼的炉子，取出冰箱里的柳橙汁。

“要不要来一点？”

“你这种时候怎么还想得到吃？”

萝拉自己并没有胃口，但是女儿恐怕需要吃点早餐，于是倒了杯果汁。“我们必须保持冷静，惊慌失措是于事无补的。”

“我不去学校了。”

“你要去。到时候你爸爸假如还不回来，我会继续打电话。”

“万一出了意外呢，比方说他的车子飞出路边，警察在天亮以后忽然发现了他？”

“那么他们会打电话来的。”

“你会来找我吗？”

黛比眼中的惧意使萝拉伸手拦住她。“当然会的。我有任何消息都会立刻让你知道。行吗？”

“我不懂为什么不能留在家。以我现在的心情，去上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的。”

她说的有道理。可是萝拉要她离开这幢房子，无论她在学校多么不能专心，总比待在家守着电话要强。况且，杰夫如果整个早晨都不出现，说不定是出了可怕的意外，到时候在家将会很棘手。这个念头使她微微打个哆嗦。

“帮忙去拿报纸好吗？”

黛比的双眼圆睁。“难道太阳报上会有消息？”

“不会的，不过了解世界大事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外面在下雨。”

“雨停了。去拿一下好吗？拜托？”

萝拉拉开抽屉，找出一个大碗。当黛比拿着华尔街日报与汉普夏太阳报进来时，萝拉正在起劲地搅拌面糊。她倒了一点在铁盘子上，它发出轻微的滋拉声，与翻报纸的沙沙声混在一起。黛比摊开报纸时，松饼已经做好。

“什么都没有，”她厌恶地说。“他在那里？”

萝拉把松饼叉起来又放在盘子上。“不知道，要不要打一点奶油淋上去？”

“不要！妈，我不吃。”

“你一定要吃。你喜欢松饼。”

“我说过我不饿。”

“你必须吃一点。”

“我不能！”黛比跳下凳子跑出去。

萝拉顿时感到被遗弃了。“你去哪里？”其实她很愿意让黛比留在家陪伴她，至少能给家中制造出一点声音。不过理智告诉她应该让黛比离开。

“去拿我的课本。”回答声从远处传来。

萝拉茫然地看着手中的松饼。再看看碗中剩下的面糊。于是又倒了点面糊到铁盘上，黛比回来时，萝拉正在煎第三批松饼。

“我真的想待在家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萝拉边说边打奶油。“可是你不能。”

“叫我怎么对我的朋友说？”

“你想怎么讲都可以，倒也没必要让他们知道，我相信不会有事的。昨晚的事情一定有合理和解释。你爸爸一定会回来，黛比。我相信。”

“幸好咱们俩当中有一个这么有信心。”

萝拉一点信心都没有，而且愈来愈假装不下去了。不过她是母亲，而且她也是个天生乐观的人。为了黛比，她必须保持果决。“我有信心”她再看一次表。“七点十分啦，”巴士七点半开到。“你要不要先出门？珍娜可以陪你。”珍娜是黛比最好的朋友，两人从念托儿所就在一起了。由于她就住在隔壁的街上，费家才会决定买下这幢房子。

“如果你有了消息，会传话给我吧？”黛比和母亲走到门口时，显得既年轻又害怕。“没问题，我保证。”

黛比这才满意地穿上皮夹克，背好包出门，她一走出萝拉的视线，萝拉就直奔电话。